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
七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七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

明 張溥 輯

張融集

賦

海賦

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闗入浪宿渚經波傳

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
蒐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
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絶感豈覺人在我外
木生之作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
山為川總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
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回混浩潰巔
倒發濤浮天振遠灘日飛高摐麤江撞則八紘摧隤鼓怒
則九紐折裂壇於活長風以舉波澥音郭天地而為勢潡音盬

澤于及沓音沓洽音合來往相拿盧合汩子突湲音突濄於渤渤窣紆狀石

成窟西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

折扶桑而為渣在牙濩瀎音藥潤音門渾涫於官渜於和碨於磊雍渤

非渤淬音卒淪音侖溥音尊瀾淺龍蓯子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

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

震漢破天以折轂滚於負漣漩於卯瀨於懶輾轉從橫揚珠起

玉流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幽闕弱渚之形勢也沙嶼

相接洲島相連東西蕩潏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

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苕苕蔕蔕窅窅翳翳晨烏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其西界茫沆(于剛)汴河汨(于突)硊(于磊)漫(無官)桓旁踞委岳横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嵂(呂兀)䃶(音窟)崊(呂今)嶔(欽)架石相陰嶐嵟(徒罪)陁陁横出旁入嵬嵬(支罪)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横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涬(許江)洎洎(許百)潒(子昌)巖拍(芬百)嶺觸山磈石汙澙(干各)㵎(音寒)況(于朗)碨(於磊)泱

於朗渨洞音阿流柴磹五感反岏五崖頓浪低皮䃆苦降磽苦交硄苦江

折嶺挫峰窄浪硠音郎掊朋山相磕苦合萬里藹藹極路天

外雹戰雷奔倒地相磕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

陸振虎魂却膽無後向望行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

乃山横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鷩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

煙奔雲以振霞連瑶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乎夜

滿深霧晝密長雲髙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幽暖岫户

益蓋九天相掩王地交氛汪汪横横音皇沆沆于剛浩浩音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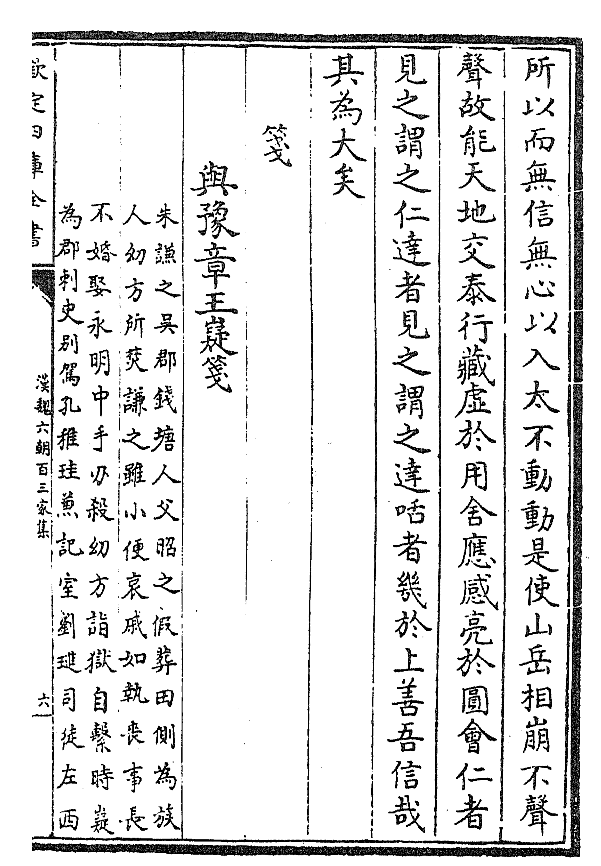
淬（盧潰）潰大人之表決（於朗）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閑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隤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髙岸乳鳥擴門產魚則何儸（音羅）鱅（音容）䱑（音諸）䲠（音非）魜（音人）鱳（音果）鰨（音滑）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灑嘁（於月）噫（於戒）流雨而揚雲喬髗壯脊架岳而飛墳蜓（音挺）動崩五山之勢瞷（矢簡）睔（矢舷）煥七曜之文蠵蠵瑁蛘綺貝繻螺玄朱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魵洗文若

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徵雲之如曹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礣(去紺)遠抵欒木以激揚浪相礴(仿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一萬容蘋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之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眄芬芳於遥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艫雜軸遊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髙入驚波而箭絶振排天之雄飆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鯤龍趠(貧教)而

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紘四斷平表九絶雄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侶竝翰翻羣飛闗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徽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鰷渚鏡河色於鯋潯括蓋餘以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偏華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

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灑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遏日以飛柯嶺回峰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㴩於倉陜夾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為灌為叢路糅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礉去角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歛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

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岫珂岑合日開夜舒
月解陰珊瑚開繢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
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
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
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
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
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
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



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唔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為大矣

箋

與豫章王嶷箋

朱謙之吳郡錢塘人父昭之假葬田側為族人幼方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執喪事長不婚娶永明中手殺幼方詣獄自繫時嶷為郡刺史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

按張融牋上嶷嶷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一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冕既申私禮繫以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繇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悵然

書

與從叔永書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備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者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禄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

與從弟瓌書

昇明元年劉彦節有異圖弟遐為吴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率兵入郡斬之高帝即命瓌吴郡太守融與瓌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間之嗟驚乃是阿兄

答周顒書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䰟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没平生所困擴尳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䰟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折既赴所志今為子言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答

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徳之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譎所以倒心下灌昭隅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

之前閒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
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球志庶足下罔象
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皀
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
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賢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
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
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

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

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爲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鬼

則乙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
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施本已
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
欲必曲鞫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
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

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别有竒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鬬其别有尊者乎况夜戰一鴻妄巾息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専氣抱一無譴於道乎答

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搖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

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慾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横湊出

周顒重答張長史書 并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快快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絶於羣家耳

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横沸皆由著有之家因俗兹焉是患既患由有滞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静渉累實徼是道家之所以有堺弘教前白所謂黄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説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説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末啓爝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既說衆爝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末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釋老氏之與釋家又

曰今旣静而兩神神静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

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

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

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

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

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

既静而不兩静旣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

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静寧可而得乎使静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静失在於物虛若謂静於其静非曰窮静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閒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倘贍餘慮惟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息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

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㲋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蹟旨蹟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採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為沿

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訟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懐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

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融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

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瑕幸惠餘音弘明集○釋僧祐云余尋周張雖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與周顒論釋法寵書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寓海鹽納妻半年捨家住興皇寺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融與顒書稱之

古人遺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

論

門論

吾門世供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隅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

常一鴻乎夫登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於二何兩孔周刿山炎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柂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閒雖寸每遽不縫不徒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周顒難張長史門論書 并問。顒於鍾山立山茨精舍與張融遇輙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黄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

可謬同異之聞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徵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

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

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悬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
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
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
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
每訟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闇闇
從來何諍茍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
乎言精旨遠企闇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
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
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
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序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横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

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綱也

誡

臨卒誡子

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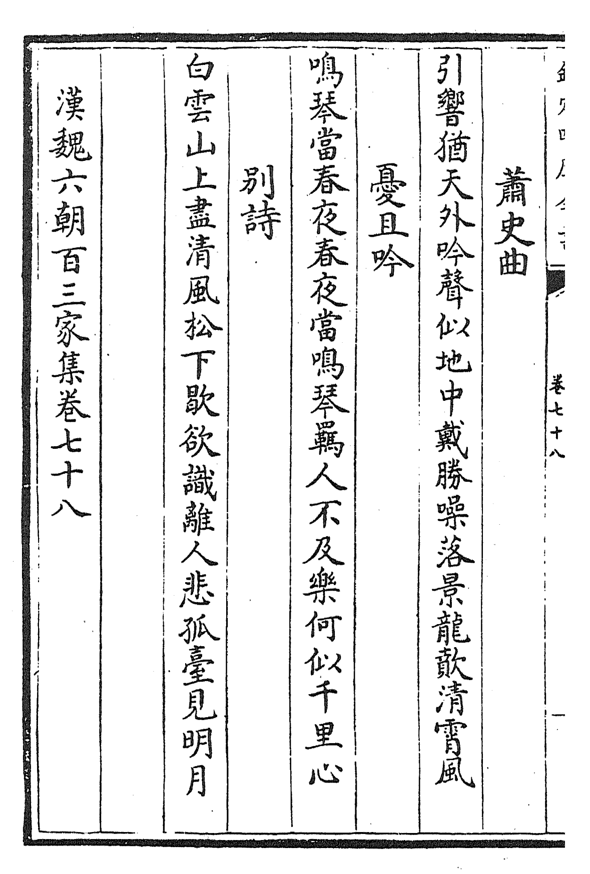
遺爾音吾文體英絶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蹟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詩

白日歌

序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而彼日月不能不謝固知無準衰為盛之終盛為衰之始故為白日歌

白日白日舒天昭暉數窮則盡盛滿則衰



蕭史曲

引響猶天外吟聲似地中戴勝噪落景龍歕清霄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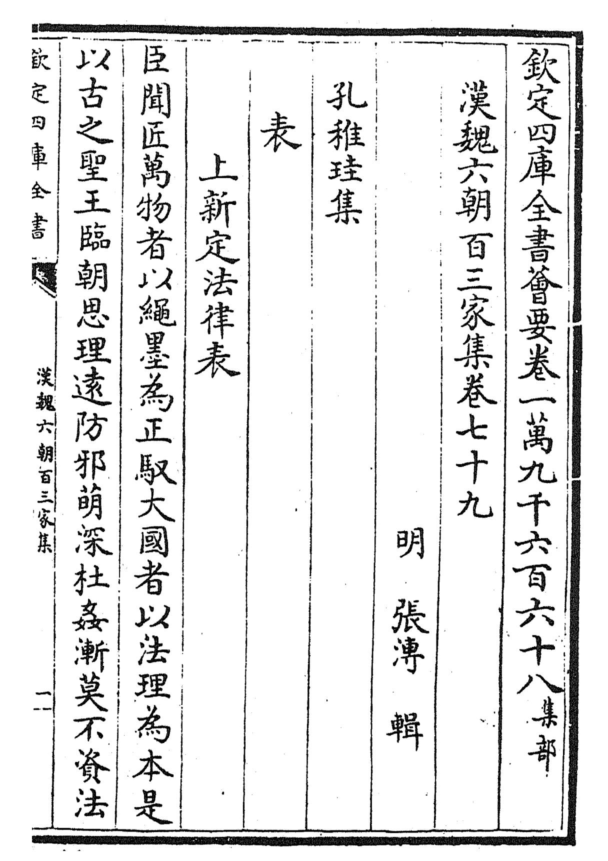
憂且吟

鳴琴當春夜春夜當鳴琴羈人不及樂何似千里心

別詩

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六十八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九

明　張溥　輯

孔稚珪集

表

上新定法律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

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秉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眾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

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横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

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刀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呑剥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

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

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内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

選其能邑長竝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

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

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

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

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

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

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陳通和之策表

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擁而言之憂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國家舉動不宜執一師之進退惟視機宜斂之强橫何關美惡

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蟊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損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蠭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

奮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
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
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
鋒李陵没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
户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
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横荆棘攢於陵
廟豺虎咆於宫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
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

量復挑疆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好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毒侵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

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懟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

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使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虜殞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和哉彼之言戰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懇潤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撿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讓詹事表

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揷羽瓊條竇嬰戚貴於西京陸睦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行北帶五州東跨六

郡内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暎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横吐耀輕輪徐動則劒戟如雲飛盖暫停則歌鐘成列擬金龍吹欝其前鳴笳鳯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㣲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容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黄扉而爕五緯躡青帷而綢四序

薦杜京產表

永明十年推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

京産

不報

竊見吳郡杜京産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于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奥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舍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得新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慾蔴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嵒谷含懽薜蘿起忭矣

奏

奏王奐罪

奐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世祖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遂殺之

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勑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令體傷楗蒼黝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

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奐使伏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鑾先在郡贓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啓奐不問興祖後執錄奐仍令鑾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柈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今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奐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搆密除興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

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貟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貟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黶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撿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嘸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勑以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死推理撿迹灼然矯假尋勑使

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並合窮戮

奏王融罪

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為奏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徼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

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巳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

融依源據答

啓

謝賜生荔枝啓

緑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瞧瞧今覩信西岷之佳

珍諒東鄙之未識 藝文類聚 藝文此下云角昴輿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 按王逸荔枝賦曰乃覩荔枝之樹其形色㛮若朝雲之輿森如横天之篲角亢輿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張景陽七命析龍眼之

房剖柳子之設稚珪啓正用逸賦中語七命則景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既脫寫王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為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為稚珪啓而前啓乃反不載蓋緣襲藝文之誤遂不加考

書

答蕭司徒書

稚珪啓民蚤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盡為心以素退成行迹蹈善萬之淵神明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

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禀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蚤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黄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顧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况

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奥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末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遅遅執迹今輒兼敬以

心一不空棄黄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
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以論
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麤遠近實有
懸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
極惟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
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

槖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巳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為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甯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所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娩輒入公大乘請

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斆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碑

玄館碑

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啓銀函而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玄宗鬱為物範則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轅稟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闕山駕鳳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蕭灑而開閶闔

褚先生伯玉碑

夫河洛擒寳神道之功旣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迹可覩
盖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𡨋默殊源顯晦異軌測
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
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翥帝宫迹
留劒杖遊瑶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悉道者窮
地之險也歘賓遏日折石横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
生攀途躋阻宿泄涉折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
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飜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

舟子悲其雹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闕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鼓玉京絶封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烟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移文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

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繇傲百氏蔑王

俟風情張日霜氣横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
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
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
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户摧絶無與歸石逕荒
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
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
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捉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祭文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髙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因心則眘筌蹄象緜糠粃莊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憑風共酒藉月同吟

詩

白馬篇二首

驥子跼且鳴鐵陣與雲平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少年鬬猛氣怒髮為君征雄戟摩白日長劒斷流星早出飛狐塞晚泊樓煩城虜騎四山合胡塵千里驚嘶笳振

地響吹角沸天聲左碎呼韓陣右破休屠兵橫行絶漠表飲馬瀚海清隴樹枯無色沙草不嘗青勒石燕然道凱歸長安亭縣官知我健四海誰不傾但使强胡滅何須甲第成當今丈夫志獨為上古英

白馬金具裝橫行遼水傍問是誰家子宿衛羽林郎文犀六屬鎧寶劍七星光山虛弓響徹地迴角聲長宛河推勇氣隴蜀擅威强輪臺受降虜高闕翦名王射熊入飛觀校獵下長楊英名欺衛霍智策蔑平良島夷時失

禮弁服犯邊疆徵兵離薊北輕騎出漁陽集軍隨日暈挑戰逐星芒陣移龍勢動營開虎翼張衝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湯塵飛戰鼓急風交征旆揚轉鬬平華地追奔掃鬼方本持身許國況復武功彰會令千載後流譽滿旂常

旦發青林

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寄懷中山舊舉酒莫相忘

遊太平山

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九

乾隆御覽之寶